

SHUOQU

说趣

寻求诗和美
追赶时与潮

SHUOQU SHUOQU

邓牛顿 著
重庆出版社

诗趣

SHUOQU

说趣

SHUOQ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邓平顿 著
地震出版社

说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趣 / 邓牛顿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4

ISBN 7-5366-7124-5

I. 说… II. 邓…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307 号

说 趣

邓牛顿 著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忠凤

责任校对 温雪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67 千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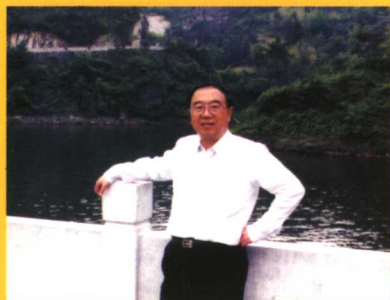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7124-5/I · 1281

定价: 14.00 元



作者简介

邓牛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教授。1940年生，湖南长沙人，南开大学毕业。曾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主任等职。学术专著有“中华美学三步曲”——《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李一氓题签 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华美学感悟》（杜宣题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说趣》（王元化题签 重庆出版社）。《邓牛顿美学文学红学思辨集》（百家出版社）。《麓山思致》（香港世纪风出版社）。主编《中国历代艺术文粹丛书》（东方出版中心）、《名家名著导读》（少年儿童出版社）、《郭老与儿童》（茅盾题签 河南人民出版社）、《郭沫若漂泊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迎接新中国——郭沫若香港战斗时期的佚文》（复旦学报丛书之一）、《行年六十》（湖南长沙市印刷一厂印制）。

说

趣

中华美学三部曲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中华美学感悟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说趣》

重庆出版社 2005



1905—2005

诚挚庆贺母校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百年华诞

隆重庆贺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庆

寻求诗和美 追赶时与潮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为本书题签

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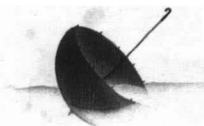
王元化



“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

(代序)

我从1995年起关注趣味论的研究，开始搜集有关资料。是年，信手将5月25日上海每周广播电视节目检视一下，即发现有三档节目涉及趣味：(1)“规范汉字趣谈”；(2)“趣味物理”；(3)“中国民居趣谈”。时过三年，又随手将1998年7月24日同一报纸上的节目翻阅一番，亦见到有三档关及趣味：(1)“中华成语趣谈”；(2)“动物撷趣”；(3)“奇趣大自然”。时至2003年2月8日，复检阅该报节目栏，见有“月球趣谈”和“语林趣话”。闲时逛书市，也不时地见到《趣味语文丛书》、《书趣文丛》、《21世纪科技趣览丛书》之类的出版物，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为您提供美，为您提供乐，为您提供爱，为您提供趣”这样的书刊广告。可知，文字学、物理学、建筑学、语言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诸多学问的传播与普及，现代社会的各种传媒，都需要有“趣”的参与，方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趣”，遍及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说

趣



“趣”的阐释

“趣”，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尽管“趣”已经渗透、普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但对“趣”所包孕的美学内涵的求解与阐释则似乎依旧相当高玄。

在我看来，“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追索，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趣”又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体悟，人在生命进程中的一种体验，一种生命感觉上的快慰与满足。“趣”还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生存意义的一种自觉的感知。更直接一点切入，“趣”亦可以说是一种美感形态，一种带有或浓或淡的欢愉、喜悦、快乐情味的美感形态。“趣”，虽然其内涵无比宽广，无比丰赡，但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上，都是属于欢乐的、愉悦的、欲求的、期待的、冀望的。“趣”在心理学上的内核是一个“乐”字。

“趣”，趋也，取也，表示着对人生意味的一种追索，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与世俱进的审美心理需求。寻趣、觅趣、知趣、识趣、赏趣、拾趣、撷趣、揽趣，直至逗趣、打趣、斗趣，甚而至于凑趣等等。总而言之，理想的人生从来就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或陶醉在自己所创造、所拥有的“趣”的境界之中。“趣”跟“美”一样，显然只属于人所有。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趣”作过一些简要的阐释。如苏东坡云：“反常合道为趣。”^①袁中道曰：“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

^①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冷斋夜话》。



“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



也。”^①史震林言：“趣者，生气与灵机也。”^②李笠翁道：“趣者，传奇之风致。”^③趣是天地间智慧、生气、灵机和风致的表现，对趣生成的本源、途径与形态进行了精彩的概括。

时至近现代，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思想家们对“趣味”这个关及人生的重大课题进行了多向的理论探索。如梁启超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④朱光潜认为：“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⑤显然，在前辈论述的基础上，他们对人生趣味作出了哲学层次上的重大提升。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有趣、没趣，关及着人的生活质量与生存要义。趣，这归属于美的心理诉求与心灵感知，既是常人在意的世俗情怀，亦是哲人属意的终极关怀。



“趣”味寻源

“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识。

人类文明的创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发展到审美意识，表明了人逐渐成了真正的人、完美的人。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在原始阶段，尚是朦胧的、初启的。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才会出现全面觉醒，才会是自觉的、丰富的。

① 《珂雪斋文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

② 《华阳散稿》自序。

③ 《闲情偶寄·重机趣》。

④ 《饮冰室文集·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⑤ 《艺文杂谈·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中国人把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凝结在这个“趣”字之中。“趣”标识着人的生命存在、生存意义和审美需求。而中国的“趣”字形成过程恰恰论证了：“趣”，产生在人的多种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

古有“趣”字。金文中已出现“趣”的字形。“趣”，一字多音，一字多义，《汉语大词典》列举了5个读音，22个字义。5个读音为qù、cù、qū、cǒu、zōu，主要字义有疾也、取也、促也、趋也等等。《说文》：“从走，取声。”字的结构，是由“走”和“取”两部分结合起来，而“取”有捕、获、收、受、索、择等诸种字义。这就是说，“趣”的核心含义是“走”和“取”。“趣”字的出现，肯定在“走”字和“取”字产生之后。把“走”和“取”合成起来而成“趣”，包含了疾趋而取的意义。

弄清了“趣”字这个形成过程，就会很容易理解，“趣”为什么会经过引申或假借，进入美学范畴，具有趣味、兴趣、好尚、风致诸方面的含意。

从审美意义上排列一下“趣”字出现的情况也许是有意义的，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

诸葛亮书：“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曹植《释愁文》：“改心回趣，愿纳至言。”

《列子·汤问》：“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

嵇康《琴赋序》：“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

《琴赋》：“初若将乖，后卒同趣。”

《晋书·嵇康传》：“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

《晋书·阮籍传》：“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



《晋书·王羲之传》：“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

《晋书·王献之传》：“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有媚趣。”

《晋书·隐逸传·陶潜》：“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南史·隐逸传上·陶潜》：“少有趣。”

陶潜诗：“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袁周来，几人高其趣。”

陶潜《归去来辞》：“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陶潜诗：“有客赏我趣，每每过林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谢灵运赋：“呈美表趣，胡可胜殚。”

鲍照诗：“遇物虽成趣，含者不解忧。”

鲍照《舞鹤赋》：“态有遗妍，貌无停趣。”

谢朓诗：“能赏聊自观，即趣咸已展。”

萧子良书：“辞趣翩翩，足有才藻。”

《齐书·孔稚圭传》：“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情趣相得。”

沈约诗：“君王挺逸趣，羽旆临崇基。”

江淹诗：“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晨游任所萃，悠悠蕴真趣。”

何逊诗：“从容舍密勿，缱绻论襟趣。”“虚馆无宾客，幽居乏欢趣。”

从上所罗列中可知：(1)“趣”成为专门的美学术语，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2)诸葛亮时已有“美趣”的术语。“趣”有分明的审美意味，当以此为肇端。(3)陶渊明的人生总是趣味人生，





他有成熟的、自觉的、积极的趣味追求。(4)魏晋南北朝时期，“趣”在审美意义上已有多种包含，“高趣”、“情趣”、“欢趣”、“逸趣”、“雅趣”、“真趣”等许多重要观念均已产生。“高趣”、“雅趣”表明人的风致心性，“真趣”表明人的宇宙观念。人从宇宙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全面地领悟“趣”的审美感受，深刻地说明了这是一个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鲁迅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美学自觉的时代。

值得补叙的是“趣”字含义的转化问题。引两条材料。

一是《后汉书·蔡邕传》：“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说明“志”和“趣”相通并举，有“志”就有“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这样来理解“志趣”一词的双重含意。

另一是《晋书·阮修传》：“梁国张伟，志趣不常，自隐于屠钓，修爱其才美而知其不真，伟后果以世事受累。”张伟其人志在世事，而自隐于屠钓之趣，这里已经将志和趣的两种既相通而又相区别的含义表达了出来。而师旷“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此处的“趣”，则既包括着音乐的主题，演奏者需要借以传达的“旨趣”，亦包括着音乐的审美效应，鉴赏者从中所获得的“情趣”，说明由志趣到旨趣到情趣，已经由立“志”、立“旨”而转变到立“情”立“趣”了。“趣”在人们生活进程中和艺术创造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它在审美意义上的独立。



“趣”的向度

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趣”是以一种球形发散状态朝

“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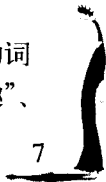
着未来的时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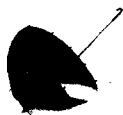
人的童年时期，虽然没有“趣”的观念，但生命一直趋向于对“趣”的需求与渴望，就像现代社会的小小孩童，虽然不懂得什么叫“趣”，但“趣”的追求从生命一开始就伴随着他的整个人生。

探索是“趣”，发现是“趣”。洪荒时期的人类，尽管面临宇宙自然的巨大的威胁与严峻的挑战，但睁开眼睛看世界，对周遭的一切都在问“是什么？”“为什么？”其解答也许是科学的，也许是宗教的，正确和谬误交杂错综。可正是在这不懈的探索与不断的发现过程中，人类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找到了生命的趣味，获得了生命的体悟，取得了生命的价值。然而，我们依然要说，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原始状态的人类毕竟苦厄大大地多于快乐，他们所得到的具有文明意味的“趣”终究还相当微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力量增强，“趣味”的疆域才不断地有所扩展。人的认知能力越强，科学水平越高，其趣味的向度就越宽广。人类对趣味的追索与体验，将是一个无限拓展的空间。

返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其对“趣味”的体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开阔。在“趣味”一词中，已经包含了这个伟大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趣味”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与人生行旅的整个过程。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空点上，考察一下“趣味”目前已经达到的向度是十分有意义的，借以观察到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思维视角与价值取向。

于是，我们发现，“趣”作为一个重要词素有着惊人的构词能力，作为审美形态有着最为广阔的包容力。“天趣”、“人趣”、





“物趣”这一组囊括了天、地、人“三材”，人所体悟到的整个宇宙世界的趣味都总揽其中；中国人又创造了“生趣”以此来涵盖整个人生之趣；“旨趣”、“志趣”、“兴趣”、“意趣”都源自人们的主观意愿；“情趣”与“理趣”则从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两个重要方面来形容“趣”之状态；“灵趣”、“神趣”说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趣味之所由来；“乐趣”、“苦趣”、“逸趣”是人对趣味在主观感觉上的区分；“美趣”、“高趣”、“佳趣”、“妙趣”、“恶趣”是人对“趣味”性质所作出的价值判断；“童趣”、“稚趣”、“巧趣”、“拙趣”、“风趣”、“谐趣”、“雅趣”、“俗趣”、“奇趣”、“异趣”、“古趣”等等是人对“趣味”风格上的识别；“境趣”、“幽趣”、“奥趣”、“野趣”、“清趣”、“冷趣”等等是为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不同趣味所设置的种种类别；“禅趣”、“机趣”则是在宗教境界中所获致的趣味；至于“登览之趣”、“阅读之趣”、“收藏之趣”、“品味之趣”等等则是“趣味”实现的渠道、手段之所由。

从人生实践看，趣味是丰富多彩的。

人在艺术活动中，会有“趣”的追求。艺术作品，总是人的情性、品格、理想、志向的体现，这就是所谓“旨趣”。像钟子期、嵇康、陶潜所领悟的琴中之趣，即是音乐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主旨、情感、意志与美学追求。趣，产生在艺术作品所引起的心灵感应之中，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是有趣的。

人在人际交往中，会有“趣”的产生。同劳作、共歌吟，齐游历，所谓“趣味相投”、“情趣相得”。趣，浸润着深浓的情感，会显得格外温馨，分外友善。人际交往与情感交流，是有“趣”的。

人在面对自然时，更会有“趣”的涌现。“山水有真趣”、“澹泊生真趣”、“悠悠蕴真趣”、“忘机得真趣”，从古人的这些体悟

“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



中，可以认识到，所谓真趣，就是宇宙自然之趣。从浩瀚混茫的宇宙自然之中，人们会感受到那一份浸染其中而又超然其外的清雅情怀与人生趣味。“夜深人静月明中，方识荷花有真趣。”在静静地晤对自然的时刻，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呈现出格外高洁的品格与风致。面对宇宙和体悟自然，是有“趣”的。

春（趣）夏（趣）秋（趣）冬（趣）、琴（趣）棋（趣）书（趣）画（趣）、诗（趣）词（趣）曲（趣）、烟（趣）酒（趣）茶（趣）、山（趣）水（趣）、雨（趣）雪（趣）、松（趣）石（趣）……举凡人生所涉的时、境与事、务，都有趣味在。诚如我在《中华美学感悟录》^①一书中所言：“在人生意味的探索中，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以‘趣’为要素的相当完整的审美生态系统，说明人生可以全方位地寻求与创造生命之美与生活之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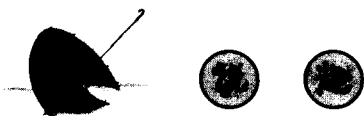
“趣”之求索

人在趣味的求索中，要注意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普通人一般的物质享受，尚未进入趣的世界，只有将物质享受与精神世界沟通起来的时候，经历由物质助发精神、提升精神的过程，方能产生趣味，进入趣味的疆域。人的嗜好与兴趣相关连，但嗜好并不能等同于趣味，更不能等同于高级的人生趣味。区别物质欲求与精神趣味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

人在趣味的求索中，要巧妙把握住趣味的增殖与消解。除开思想家、理论家，绝大多数人对趣味的感知，以保持感性愉

^① 邓牛顿著：《中华美学感悟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悦为佳，而无须涉及到理性认知。使趣味长期保持在感性愉悦状态，可以促使趣味的增殖；相反，倘若让趣味进入到理性认知状态，则可能导致趣味的消解。有报纸透露，一位研究西方哲学成就甚高的学者，其业余爱好很多，而且是不“玩”则已，一玩便一发不可收地从外部的感性愉悦形式一直玩到内部的理性形成规律。后来终于痛苦地发现，这种把一“玩”就玩成了专业的玩法，累得失去了游戏本该有的趣味轻松。于是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弄到最后，没玩的了。^①其实此类体验，很多人都有。比如，听戏看电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趣味甚浓之事。可是，这一旦成了你的专业，成天成夜地观摩，并且往往是用专业评论的眼光去审视，你就会感觉很累很乏味。因此，在从事文艺的人群中有不少体育迷，这就在情理之中。

人在趣味的求索中，要力求多元多向。这方面朱自清体悟甚深。他说：“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无穷，我们要能多方面地了解，多方面地感受，多方面地参加，才有真趣可言。”“我现在住在乡下，常和临近的农人谈天，又曾和他们喝过酒，觉着另有些趣味。”“我爱读野史和逸事。在它们里，我见着活泼泼的真实的人——它们所记，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部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他又说：“他日之趣味，是否即今日之趣味，也殊未可知。”^①“各人的趣味不同，决不能老听你的……”^②朱光潜亦有同感：“交友的范围亦稍宽泛，各种人都有最好，不必限于自己同行同趣味的。”^③对人生来说，趣味的多元与互补是极其有益的。

人在趣味的求索中，要防止陷入低级趣味的泥淖。嫖和赌、

^① 参见 1998 年 3 月 28 日《人民政协报》叶秀山文。